

在时光里坚持不懈地行走

——《极顶》后记

□王宗坤



《极顶》,王宗坤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6月

2024年5月3日下午,我在溪谷龙御客栈完成了《极顶》第五稿,然后合上电脑,拔掉电源,从房间走出来。客栈正对东御道登山路线,此时是下午4点多,已有不少游客开始下山,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背对着灿烂的阳光沿阶而下,步履蹒跚却连续不断,手中的拐杖敲击着花岗岩地面,发出嗵嗵的声响。不断有矫健身影从他身旁掠过,很快就隐现于阶梯之下。东御道是一条古老而又年轻的路线,汉武帝当年泰山封禅时曾走过这里,而作为一条正式登山路线,却是去年才刚刚开辟。这条路线跟经典的红门中路不同,更多的是奇崛自然之美,攀登难度也相对大一些。身边这些下山游客,应该有一大部分并没到达泰山极顶,但这似乎并没影响他们对泰山的热爱,因为眼前这座大山,本身就是个奇妙的存在,无论行至何处,撷取到哪一点,都能让人领略到其中的魅力。

混杂于下山游客中溯流而行,向上的台阶次第升高,前面的大直沟水库已改名为未央湖,越过水库堤坝旁边的亭子,一直往上就是中天门,攀上十八盘,就能抵达南天门,直至泰山极顶。堤坝侧面有一条直直上的小路,向上攀行不远是大直沟检查站。自半个月前进驻客栈以来,我每天中午都过来跟工友们一起解决午饭,此时的检查站却空无一人。现在正处于春季防火的关键时候,又恰逢“五一”假期,站长赵明跟工友们不敢松懈,除了在下面进山登记口留一值班人员,其他人得要时时刻刻盯在外面。

从检查站旁边的原始盘道上来,是一条几乎建在半山腰的环山路,山路弯弯曲曲,随山势走向时宽时窄,往上一大段若有似无的山道,深入到大山纵深,往前大概还有4公里左右抵达天烛峰管理区。这条山路就是《极顶》故事的发源地,当年,我曾在这条路上往返过多次,沿第一代泰山林业人的足迹,往上到达过海拔将近1000多米的地方,造访了当年老林业人植树造林时住

过的地窝子,里面还有一处最早的检查站,所幸还没有荒废,上山巡查的工友们有时累了就会在这里落脚打尖。站在这里往下俯瞰,泰山东麓景致尽收眼底,那一片灰白色的楼房就是艾洼村,即小说中的东洼村。5年前,这批回迁楼才刚刚建好,艾洼村旧址还矗立着成片的石头房子,而现在,也许是被繁密的绿色植被所遮蔽,已很难觅到那些房子的踪迹了。脚下的这条山路比过去要好走了一些,靠近大直沟检查站的这一小段还进行了硬化,原本的路基没那么平整,裸露着很多山石,走在上面,脚下会发出粗粝的摩擦声。朝天烛峰管理区方向前行几乎是一个下意识行为,我对这段道路尤其熟悉,当年来天烛峰驻扎,如果想来找赵明,也不需要约定,就信马由缰地顺这条路步行过来,能遇见赵明最好,我们会在检查站外面的石台子上喝着茶聊大天,假如遇不见也不会失望,绕着周围的山林自己一个人转悠,转悠够了就再沿来时的路径往回返。乘兴而来,尽兴而归,颇有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感觉。因此,这条山道既提供了交通的便利,也承载了某种源自内心的情感,几乎所有的遇见,都成了小说的枝蔓,让《极顶》变得更加丰饶。也因此,现在重新踏上这条路,内心总还怀有某种期待。

在快要到达天烛峰管理区路口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位老人。当年他是里面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在初次相识的那个春日午后,我们在前面东街百姓坛下聊了很久。老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是地道的老泰山人,老伴走得早,一个人独自把两个儿子拉扯长大,现在孩子们都还过得不错,我对这一带地貌变迁的了解,就像自当时的聊天。这一带就是老人原来村庄的所在地,属于艾洼村辖下的一个自然村,名字叫小湾子,后来为了修泰山东街,才不得不搬迁到下面。老人长得干瘦,但看起来劲道十足,两个掩藏在眼皮下的眼珠儿间或一轮,接着就有灿灿的光亮显现出来。

老人此时坐在一棵老槐树下,旁边放一个大尼龙袋子,里面鼓鼓囊囊的。上前搭话,老人居然一下子就把我认了出来,问我是不是调走了。我这才忆起,当年聊天的时候我欺骗了老人,彼时老人看着我眼生,我就说自己刚调到天烛峰来工作。有了前面的谎言,目下,我也只能顺着老人说自己调走了,现在属于旧地重游。还没说上几句,老人手里的老式手机就爆出动感十足的音乐,老人眯着眼睛盯着手机看了一下,然后转头得意地对我说:“你看看,又来送钱的了。”随即就把手机放在耳边。老人的声音很大,对方在电话里也是大声,通过这一来一往的交流,我很快弄明白了,尼龙袋子里是老人刚刚从山里采摘来的鲜青桐叶,电话是收购青桐叶的茶商打来的,之前两人就有约定。老人说了自己的位置,茶商要马上过来,把青桐叶买走。泰山青桐叶是泰山女儿茶的最早记载,当地人也把它称为周茶,是泰山特有的一种植物。能采鲜叶子的青桐树目前应该已没剩下几棵了,只有像老人这样的老泰山人,才能觅到它们的踪影。

百姓坛右边的马路是新扩建的,黑黝黝的沥青颗粒还没被压实,显现着微小的空隙。再往上,一条山谷把道路岔开,右边的道路正在施工,被刷着绿漆的铁皮遮挡着,左边还是原始的土路,直通上土门村。沿着左边的道路继续前行,很快就越过村庄,往上的路要更陡一些,路面却愈加平整。我记得上面的那一片竹林,更记得那个安静的村舍。

那个夏日的午后,天似乎是阴着的,首先吸引我的是那一大片竹林,再往里就看到几间石头房子,房子前面是一处挺别致的院落,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水塘。水塘里荷花正开得艳丽,细长的梗撑着大朵的荷花,弯着腰似有些不堪重负,折出来的弧线却看上去很美,跟那些漂在水面上的荷叶在阳光下织成湿重的倒影。塘边建有一处原木亭子,亭子是六角形的,里面的空间恰好能

放下一个用树墩做成的茶台。后面传出开门的声响,我扭头一看,一个女人正从石头房子里走出来。女人看起来有40来岁,圆圆的脸蛋泛着健康的红润,留着短发,额前刘海被一样式古朴的粉色发卡束到后面,身上扎一条素色围裙。女人看到我,没有丝毫意外,看那神情,似乎我不是突兀而至的不速之客,而是随时可以过来串门的老街坊。女人很自然地把手上的围裙解下来,顺手抖搂着,说:“来了,过来喝茶。”反正是我,对女人的坦然感到不安。在这僻静的山怀里,一个女人怎么能对一个贸然闯入的陌生男人如此镇定?

可那天下午我还是坐了下来,在那个六角亭的茶台前,跟女人喝茶聊天。女人出生在下面的土门村,如今在泰城做生意,已开有4家知名家纺品牌专卖店。这里是他们家的老宅,父母早被她接到城里,她平时跟父母住在一起,只有节假日或是感到疲惫了,才来此小住一下,有时带着家人,有时独自过来。“还是这里清静呀!隔段时间不过来住住,总感觉生活中缺少了点什么。”在我临离开的时候,女人认真地说。

我再次看到那片竹林的时候,石头房子和六角亭沉默地矗立着,那位成功的女商人却不在。此时,太阳已经西沉,灰色的暮霭与鲜亮的竹叶交融在一起,似乎形成了一层薄薄的玻璃纸,眼前的一切变得若隐若现、飘飘荡荡,有几分很奇妙的气氛。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已经7点多了,在3个小时的行程中,我不自觉地历了《极顶》中的大部分场景,邂逅了小说中韩冬瓜的原型(蹲守在大槐树下的老人)。还有眼前这一大片竹林,鹿小希和叶老师这两位母亲形象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至此,我才有所醒悟,行走看似漫不经心,却在无意之间完成了一次深情回望,这种回望显然带有告别的意味,向小说中的人物告别,向托起这部作品的所有景致告别。

2019年春天,我准备写一部关于泰山的长篇小说,当时这仅仅是一个大方向,既不知道具体要写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去写。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来到泰山东麓的天烛峰管理区进行所谓的体验生活,之所以冠以“所谓”,是因为在以往的写作经验中,我一直对“体验生活”的说法不太感冒,原因很简单,我们每天都在生活,对于作家来说,几乎每种生活都应成为写作的源头,刻意去体验,反而显得矫情。但这次体验却颠覆了我的观念,让我认识到了体验的重要性。体验生活不是去看他者风景,不是走马观花地到此参观,也不是亦步亦趋地去过别人的生活,而是一种彻底的融入,在融入中挖掘新发现,在融入中升华新精神。

至今我都坚持认为,与黄国强和赵明两位先生结识,是我人生中目前少有的几次幸运之一。黄国强当时是天烛峰管理区的副书记,赵明是大直沟检查站站长。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黄书记办公室,黄书记科班出身,农大林业系毕业后直接来到泰山管委,已在这大山林中摔打了20多年,对泰山林业各个发展阶段都了如指掌。赵明是林二代,16岁就接替父亲进了泰山林场,对泰山东麓这片山隅熟悉得像自家院子一样。

第一次在泰山东麓行走,是坐在赵明的车里,就在那条环山路上,先是沿着天烛峰景区南向的路口进入。起初路面极其狭窄,几乎仅容一辆小型车辆通过,路面坑坑洼洼,前几天刚刚下过的雨水还残留在低洼处,车轮碾过,喷射出的

泥浆如飓风袭来,路边草从瞬间成片倒伏。道路愈往上愈窄,路面几乎寻不到泥土,都是由一块块的石脊连缀而成,弯道一个比一个急,而赵明的车速并没有降下来。我坐在摇摆不定的副驾驶上心惊胆战,伸头看向窗外,外面是连绵的山脊,满眼郁郁葱葱,脚下就是万丈悬崖。车行到一个稍微宽阔的转角,我借口要出来看看,让他把车停了下来。这里地势相对平坦,视野开阔,凉风习习。站在这里,李太白“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的意境自然就在脑海浮现了出来。向北一望,泰山极顶好像伸手可及,南面由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城市也成了微缩景观,这里应该是泰山的半山腰。回望来时的道路,根本看不到明显的轨迹。平时若要到达这里,即使徒步攀爬也是相当困难的,而赵明硬是把四个轮子的汽车开了上来,这不能不让人匪夷所思。

此后,黄国强和赵明就成了我与这座大山最为重要的纽带,我连续多次深入天烛峰管理区辖下的林地,跟着他们,和工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循着他们的脚步,转遍周围的所有山头,踏遍了泰山东麓这3万多亩山林。渐渐地,我不自觉地陷入进去,他们也就成了《极顶》的主角。

小说的落脚点和着眼点有了,却迟迟没有动笔,总感到与这深厚的大山相比,自己掌握的这点材料少得可怜。其间,不但脚步没停下来,还搜集了大量资料,关涉泰山的地理、历史、文化、宗教、生态建设等方面,这样一路走一路读,对待身处的场域越来越熟悉,小说中的人物也随即纷至沓来。2020年10月3日上午,在泰山脚下的一所老房子的顶楼,我写下了第一行字:禹奕泽没想到自己会在舒云谷迷失。

此后,我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写作,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坐在书桌前,集中写一上午,大概能写一两千字的样子,有时也没有,有时会随写随删,几天没有一点进度,内心还是焦躁的,往往在每天开始写作的时候给自己定下一个量,可也总不能完成,临近春节只写了6万多字,也开始失眠,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吃安定才能入睡。挨过春节之后,失眠稍微缓解了,写作状况也有所改善,小说进度也加快了,当然有些地方还是写得很艰难,但总体还算顺畅,至2021年4月中旬完成了初稿。翻看那时的笔记,有一句话被我在赫然而写在那页纸的最顶端:“长篇写作应该就是在时光里坚持不懈地爬行。”这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状态。

小说首发于《钟山·长篇小说》2021年B卷,朋友发我目录,我在当晚转发的时候写下这样一段话:“关于《极顶》想说几句。一是行走,这是一次行走与书写并重的写作,绕泰山走了无数路,才写下这些有限的文字。二是局限,开始写作的时候是有些野心的,想尽可能地展现些东西,写完后却感到非常无力,自己的表述远不及泰山的千分之一。”

感谢雄伟壮丽的泰山,感谢它引领我登上了一个位于“极顶”之上的精神高地。那里人迹罕至、空气稀薄,却让我领略到了不同于一般的人生风景。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SHIJI CHANGBIAN SHANXIANG JUBIAN CHUANGZUO JIHUA

表里山河的幸福之路

——评杨合散文集《能往前走 便是幸福》

□钟世华

杨合的散文集《能往前走 便是幸福》于2023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初看题目,这部散文集表达的似乎是一种充满温情的个人情怀,但当细细读罢,掩卷静思时,方感到这是一部内蕴厚重、风格硬朗的散文集,字里行间充满着家国情怀的气度和表里山河的宏阔。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散文观念的变化,散文创作无论是在创作内涵的提升还是题材的挖掘上,都有积极的进展以及多方面的尝试,出现了“大散文”“文化散文”“历史散文”等多种散文类型,散文创作的视野越发开阔,意境创造更为丰富。杨合的散文以游走的方式展现了八桂大地特别是桂西北的山水人情与今昔过往,体现出开阔宏大的叙事风格。

散文集起首两篇《家乡山河》《能往前走 便是幸福》,定下了全书宏阔致远、书写时代的基调。作者在《家乡山河》中写到,尽管家乡的小河是“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小河,寂寂无名,淹没于山岭间,却依然有向东到海的气魄;还写了家乡的马鞍山有着独特的风景,并借用孟浩然的诗,发出“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慨叹。在《能往前走 便是幸福》中,作者借巴金名言“不管他坐的是什么车,能够往前走的人便是幸福的”,诠释了幸福的含义。这里的“幸福”不是小我的、个人的幸福,而是集体的、人民的幸福。

真正优秀的散文应有巨大的张力,包括现实与梦想、现代与传统、小我与大我、微观与宏大等。通过这部散文集,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坚定的信心,对故乡山山水水的深情眷念和赞美,对红土地上历史和现实的深沉观照和思索,和对祖国大好河山及其历史的诚挚

热爱和赤子般的讴歌。作者既写出了八桂大地的山川景色,表现了桂西北的内在文化气质,也写出了居于其中的人们心理文化结构。

这部散文集不仅把大自然作为观察和描写的对象,还渗透有强烈的文化色彩。有对毛南族文化瑰宝“花竹帽”介绍,也有对壮族“三月三”节日习俗的描绘,还有对环江古道的评述,这些描写都是在挖掘深藏在日常生活深处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自然风景与地域文化巧妙融合,是这部散文集的重要特点。它不像一般的观光散文游记那样,对自然山水作知识性、文献性的简单介绍,也不是单纯的风俗画、风景画描绘,而是在优美灵秀的风景描写中,涵盖广阔的文化情绪。

人类存在着一个永不消逝的“故乡情结”,对故乡的眷恋是人的集体无意识,于是,对永恒家园的追寻便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能往前走 便是幸福》记录了作者回望故乡的温情暖意,回望过去那些或青涩晦暗或甜蜜忧伤的童年,回望那段魂牵梦萦却永远无法回归的岁月,回望那片山水、那块安宁的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在《山村烟云》中,作者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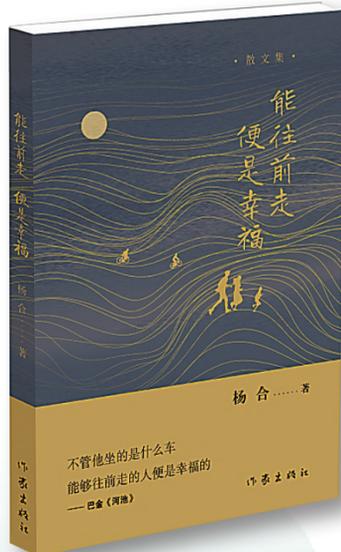
乡龙凤村的风光和人事尽现于笔端,也将心灵深处对故乡的挚爱之情渗透在字里行间,这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

古代文论提倡,散文应如行云流水,自然成文,提倡非有意于为文而成“至文”。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称赞谢民师的来信及诗赋杂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在《能往前走 便是幸福》中,作者也在努力践行一种自然而然的笔法。比如,写芭沙苗族,“他们茂盛的生命,有着大地的赋予,有着自然的馈赠,有着山水的留恋,有着花一木的修饰”。写都阳山顶的一棵果树,“一路向西,穿过高山与河流,沐浴朝阳与落霞,一棵果树,来到了都阳山”。这些文章大多因事抒情,以情感把事实化开,借以展现作者的心灵世界。杨合善于创造一个深邃幽远的情感天地,着力于生活诗意的寻求和开掘,将一切来自生活现实的素材,都融入自己的思想、感觉、印象,然后朴实自然地表达出来,在平淡中寓奇巧,在细微处见精神。

散文是审美地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既遵循艺术反映生活的普遍规律,又有其独特的艺

术视角和表现手段。它是生命的划痕,是情感的皱褶。一位真正的散文家,既要关注个体生命世界的丰富性,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与生活,在创作中体现对社会生活的独特理解。《时光摇曳洲洲岛》以写景游踪为外在框架,以怀古幽思为内在肌理,写到苏东坡、汤显祖在洲洲岛题诗作词的一段历史,为洲洲岛增添了人文历史的痕迹和厚度。同样,《霞客南丹行》一文,记录了徐霞客出行南丹的曲折经历。杨合以一个行者的姿态,关注脚下的山川与大地,思考人生与历史,在山水风光、民俗风情的记录中,表达对生活的体悟。

文学要敲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琴弦,更要照亮我们的脚下与未来,这就需要作家用真诚的情怀感悟自然和人生,引申出思想的火花,从而实现对人性的知性观照。《能往前走 便是幸福》在朴素中充满灵动,体现着作者和谐静穆的审美追求。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杨合深植于生活之中,胸怀时代风云,用文字传递出勇往直前的精神:八桂大地,山河表里多奇峻,只要坚定信念,阔步向前,便能走上幸福之路。(作者系南宁师范大学研究员)



《能往前走 便是幸福》,杨合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7月